

書齋夜話



書齋夜話

宛委別藏鈔本

故宮博物院委託  
商務印書館景印  
原書葉心高十八  
公分寬十三公分



書齋夜話卷之一

林屋山人俞 玉 玉吾

經傳字多有舛誤如三嘆作三嗅已亥作三豕之作

言無作之害割為周烏焉成馬何可勝數今姑舉

其畧 禮記字舛誤最多吉為言先為天九原為九京滹沱

為惡池 奠徹為填池笄纚為雞斯

大學云見 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鄭氏以命

為慢朱晦菴以命為怠慢與命聲相近而訛也怠

與命字相近而訛也



論語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禮記  
緇衣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卜筮巫  
與筮字之訛也醫與筮聲之訛也

書云其在高宗時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  
惟不言言乃雍元本作禮記檀弓云子張問曰書

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惟雍謹字之訛也

易云不耕獲不菑畲無凶字記云不耕獲不菑畲凶  
乃有凶字無凶字者是有凶字者非

論語云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作讎字者是記云  
鄉人裼朝服而立於阼階作裼字非

樂記云易直子諒韓詩外傳云易直慈良非韓詩外傳則不知子諒之為慈良也論語云加我數年司馬氏史記云假我數年非史記則不知加我為假我也

易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記乃云直其政方其義以易下文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證之即是敬字敬訛為政政又轉為正也詩云體無咎言記乃云履無咎言以金縢公曰體王其罔害證之即是體字體訛為禮禮又轉為履也

曲禮云庶人之摯匹鄭氏註云說者以匹為駑釋文

云依註作鶩音木鴨也愚按周禮大宗伯六摯庶人執鶩則鄭氏以匹為鶩無疑矣以此推之則孟子所謂力不能勝一匹雛亦當為鶩雛

周禮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夫一鈞重三十斤貧者安得有三十斤之金鈞字當是鈞字之訛爾鈞金即孟子一鈞金之謂蓋鈞金乃帶鈞之金也

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鄭氏註云夫遂陽燧釋文云夫方符反愚謂夫字當作木字內則有金燧木燧鄭氏註云金燧取火於日木燧鑽火



也

周禮醢人落菹鴈醢筍菹魚醢鄭氏註云落箭萌與  
筍同愚謂箭萌即竹萌乃筍也落當作落從草不  
從竹當與苔字同即今之海苔也苔菹而鴈醢筍  
菹而魚醢各以時物為偶既有筍菹豈可又以苔  
為箭萌

禮器云束帛加璧尊德也謂尊貴其德郊特牲云束  
帛加璧徃德也徃字疑是旌字謂旌表其德或曰  
尊亦當作旌聲相近也徃於旌字相似也

棺入土曰窆陸驗切土為龔曰封方容切喪大記云

凡封用綍鄭氏註云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窆  
或皆作斂檀弓曰般請以機封謂此斂然則棺之  
入坎為斂與斂尸相似愚謂記中言封多是窆字  
乃若馬鬣封之封却是如字與易不封不樹之封  
同

檀弓云縣棺而封鄭氏註云封當為窆窆下棺也春  
秋作塋愚謂鄭氏以封為窆誠是已證以春秋之  
塋則非也釋文云封依註作窆彼驗反亦是已以  
為彼驗反則非也彼驗當作陵驗乃可切徐氏甫  
鄧反則又謬矣

塌與窆義相近而音不同春秋昭公十二年塋鄭簡  
公左氏傳云日中而塌杜預註云塌下棺釋文云  
塌北鄧反禮家作窆徐驗反義同愚謂字有音切  
者韻北鄧反則成音韻而可切彼驗反則不成音  
韻而不可切徐驗反則漸成音矣或曰窆字從穴  
鄭氏為棺入坎是已塌字從土從崩當是既下棺  
而掩之以土也杜預以塌為下棺非也德明以塌  
為窆亦非也

詩天保云俾爾單厚鄭氏箋云單厚也釋文又音丹  
昊天有成命云單厥心亦當音丹謂盡其心也毛

公訓單為厚鄭氏箋云厚其心釋文乃音都但反  
德明蓋承康成之誤康成蓋承毛公之誤

詩楚茨云先祖是皇神保是饗楚辭云思靈保兮賢  
姱靈保即神保也朱晦菴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  
嘉號或問云既說先祖又說神保似語意重複晦  
菴答云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  
當使是尸却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愚謂今之巫  
者言神附其體蓋猶古之尸故南方俚俗稱巫為  
太保又呼為師人師字亦即是尸字與師聲相近  
也

父之父生曰大父死曰祖祖者始也本也或曰祖之  
為言徂也死則稱祖未死而稱祖宜歟  
朽生出東漢魏伯陽參同契腐生出桓帝紀朽與腐  
皆言其年老而形容枯槁也

蒼生出書益稷註以為草木蒼蒼然生山濤謂王衍  
誤天下蒼生盧仝百萬億蒼生命則口謂人為蒼  
生

漢書云蒼頭謂小僮鬢髮則其頭青色也今稱老者  
為老蒼謂其蒼顏如艾色也乃若稱少女為少艾  
則謬矣豈有少女面色乃如蒼艾者哉

孟子云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上少字去聲下少字上聲為幼少則慕戀父母之心甚切長則情實開知好美色而慕戀之心少衰也荀子云妻子具而愛衰於親與此同旨趙岐註孟子乃以艾為美好誤矣詩庭燎云夜未艾毛詩訓之闕宮云俾爾耆而艾莊子云耆艾年曲禮云五十艾服官政左氏傳云艾緞皆訓老未聞訓以美好也楚辭云竦長劒兮擁幼艾註云艾長也幼艾猶言少長也亦不以幼艾為女子之美好或謂兩少字皆去聲艾字恐是女字之訛耳豈其然乎不若證以

荀子之說為長

列子莊子鯤鵬之鵬即古篆文鳳字說文云古文鳳象形鳳飛群鳥從萬數故以為朋黨字愚按爾雅釋鳥有鳳字無鵬字又按楚辭云尺澤之鯢豈能與鯤魚量江海之大藩籬之鷄豈能與鳳凰料天地之高哉楚辭與莊列皆以鳳對鯢而言

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道大天大地大  
王亦大王字當作人字下文云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愚按祭義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養  
無人為大謂天地無如人之大也以此證之則老

子謂人亦大是已無錫尤氏老子釋音謂河上公  
註以人為王古本王字作人

罪即古皐字秦始皇以皐字象皇字乃改皐為罪

古對字從口漢文帝以言多非誠乃去口從土

古疊字從三日新室以三日太盛乃改三日作三田

隋乃隨字隨漢東之國也隋文帝以周齊不遑寧處

故去之作隋以之為走故也

武則天諱曩即照字也

馱即駟字宋明帝以駟字象禍字乃改駟為馱唐太

宗有馬拳毛馱



詩美目盼兮之盼正覓切孟子盼盼然之盼說文作  
五禮反佩觿集作下計反或讀盼為盼誤矣

書云惟敷學半盤庚敷於民孔子皆訓敷為教禮記  
學世子學士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之類並戶  
教反教也與敷字通用

書云亂而敬又云亂臣十人亂乃治也詩云薄汙我  
私汙乃潔也書云擾而毅禮云擾萬民左氏傳云  
擾龍氏擾乃順也孟子云深耕易耨易乃治田而  
為力艱也論語云喪與其易也寧戚易乃治喪而  
為力艱也易字疑是字按檀弓云喪具君子耻具

具與易蓋相似也又按檀弓云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亦與此同旨

書云若之何其詩云夜如何其記云何居其居皆音箕語助也

經傳之文結以與字即是歟字耳即而已尔即如是諸耶之乎兩聲合為一聲蓋省文也

孟子云景子曰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名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歟夫理若不相似然愚謂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如禮與何與是也宜歟即可謂乎之謂當以與字絕句朱晦菴曰不

當連下文

朱晦菴曰王介甫點書如矧惟昔疇圻父薄違農父  
若保宏父定辟古註從父字絕句介甫則就違保  
辟絕句變出諸儒之表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  
毫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又曰禮記方  
馬二解儘有好處如君賜衣服服以拜賜絕句以  
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舊點以辟之為句極無  
義理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是

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般尔  
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而嘗巧者乎公

輸般魯人之伎巧者也欲設機以下棺公肩假責之曰爾以他人之母試爾之技何不自以汝之母自試其技乎語意甚明鄭氏乃以豈不得以句點又以以字為己字母字音無誤矣近見方慤禮記解予說正與之合因語生徒云意到理到異世而同符微方氏則予說為臆說矣方慤政和時人儒行云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蓋言當時衆人之所謂儒乃妄名為儒非真儒也劉子云魯人縫掖實非儒行愚謂既非儒行故常以儒相戲真儒如孔子則莫之戲也愚論如此及讀方氏解

亦如此當依方氏從妄字句點鄭氏連常字為句  
誤矣

論語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當就不以其道點如說之不以道亦就道字點夫  
富貴貧賤是人之所欲所惡也處富貴而不以其  
道則吾之得富貴也寧捨之不敢處也去貧賤而  
不以其道則吾之得貧賤也寧受之不敢去也然  
則得富貴者何以處富貴必以其道也得貧賤者  
何以去貧賤亦必以其道也若就不以其道得之

書齋夜言一  
九  
點則富貴固有以其道得之者亦有不以其道得  
之者若貧賤則安有以其道而得之者哉大抵如  
生於公侯家而素富貴是豈以道而得之生於閭  
閻中而素貧賤亦豈不以其道得之不以其道蓋  
謂處富貴處貧賤不以其道非謂得富貴得貧賤  
不以其道也猶記至元庚寅秋與雲間衛山齋夜  
話及此山齋之論亦然

中庸云君子之道費而隱朱晦菴註云費用之廣也  
愚謂費當作符味反乃費用之費與註意合今作  
符味反則符味兩字母子相同而功成味子與註

意不合矣以府為付此乃傳寫之訛云

大學云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鄭氏註云厭讀為  
鷹鷹閉藏貌愚謂厭字當作入聲於葉反藏伏也  
乃與註意合鄭氏讀厭為鷹口只是厭字於葉反  
訛而為厭也不然古者鷹鷹通用亦不可知按荀  
子所謂厭然一涉反詩厭浥行露之厭亦作入聲  
俚語謂厭羞藏厭皆是入聲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三如字下文云為人謀而不  
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每日蓋  
以此三者省察其身也與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之

三不同

中庸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晉韓昭故以昭為音韶朱晦菴經解並如字

舜典正月上日正音政秦始皇名政遂以正音征喪記云子夏喪其子孔子不喪出母孝經云孝子之喪親也不過三年喪字皆當作平聲

詩云不我過論語云過位色勃如也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云禹三過其門而不入又云過我門而不入我室皆經過之過當作平聲

蒲陽鄭氏曰尚書秦之官名也今亦為之尚書至今



秦人謂尚為常此聲音之異古今不變也

經書中慶字皆作平聲叶韻觀詩可見易坤卦彖傳與諸卦爻傳皆然

周易爻傳皆叶韻坤六三以時發也叶知光大也慎不害也發字作去聲詩云飄風發發與害字叶亦去聲

蒙六四獨遠實也實字作去聲叶順字巽字未濟初六亦不知極也極字作去聲叶正字或改正字作直字以叶極字非也

詩關雎序告於神明之告釋文古毒反其餘告字無

音非無音也音其一以例其餘耳如葛失音試潘  
岳西征賦泊恬靜以無欲叶韻欲音喻皆以入聲  
作去聲

國語云句踐親為夫差先馬或作洗音銑今謂洗馬  
為浴馬誤矣荀子云挾與先馬楊倞曰導馬也前  
漢書云太子太傅太保屬官有先馬先音銑如淳  
曰前驅也

禮記綸綍之綍即紼字或讀為綍非也左氏傳蕞爾  
之蕞言其小也徂外反或讀為撮非也莊子逕庭  
之庭勅定反紼字閩音為惕

賈誼過秦論云招八州而朝同列韓愈諫臣論云招其君之過招字並祈堯反舉也蓋出莊子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招音翹揭也

周虢叔亦謂之郭叔韓滅而子孫分散江淮間為何氏郭忠恕曰虢郭韓何此隨音而生變也愚謂閩音王為黃越音武為姥吳音余為奚徐為齊杭州人金為斤陰為因齊人雞為賁喫為扶皆鄉音也西漢書張騫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即佛國也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顏師古曰今日天竺蓋身毒聲轉為天篤省文作竺又轉為竹音

東漢書浮屠即佛陀也伊蒲塞即優婆塞也西方之  
言如此者衆若以華言字面求其義理不可得矣  
監本韻畧長字上聲丁丈切當作展兩切斷字丁角  
反當作側角切又如朐合之吻當作明粉切與浪  
字同音若作武粉切則與憤字同音矣又如旻珉  
二字皆當作音民若作武巾切則與憤字同音矣  
毛晃韻畧始改正其失

書齋夜話卷之一

書齋夜話卷之二

林屋山人俞玉玉吾

張橫渠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  
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不肯復口謂有所不知故亦  
不肯下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予於  
至元丁丑冬毗陵道中邂逅文純心同航閑話咸  
淳間時文困語予曰鄉為麗澤書院山長試諸生  
以經疑云宣王中興之賢王平王東周之始王詩  
紀宣王而不記平王書紀平王而不紀宣王何也  
予對曰詩書刪定皆出於夫子之筆詩既載宣王

矣不必又載之書也書既載平王矣不必又載詩也猶易之六爻一言初則知上為終何必復言終六言上則知初為下何必復言下純心以為然又言利貞者性情也孰為性孰為情予率爾而對曰自利而貞情復乎性也純心微笑曰未也予是時年少倔强自以為是遂不叩其詳未免耿耿予懷者十餘年歷考諸儒易解乃得其說蓋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夫子分為四德以象四時則元乃動之始亨乃動之極利乃靜之始貞乃靜之極靜極則復動貞盡則又元乾道

之所以生生不窮者此也向使夫子不曰性情而曰情性則自利而貞自動而靜謂之情復乎性亦可今不曰情性而曰時曰性情蓋發明貞下起元靜中有動四時循環終而復始之義若但謂情復乎性則終於貞而不元靜而不動生義或幾乎熄矣豈易之旨哉嗚呼年少而倔強疑而不思問是自悞也戒之戒之純心蜀人本心樞相之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談者紛紛朱漢上叢說備言之矣先儒皆謂虛一不用以存太極之本體誠是已其用四十有九則自秦漢至宋濂洛諸

君子及乾淳諸公並無一至論何也愚嘗遊鄱陽見一書乃臨江黎氏所著其說曰太極一也太極生兩儀陽一陰二衍而三也兩儀生四象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衍而十也四象生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三十六也通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數衍而五十也著法合五十而為一虛一而用四十有九虛一者太極體數也用四十九者所以生六十四卦極天地萬物之數盡天下之變也黎公名立武咸淳戊辰廷試第二名及第



至元癸未秋予與新安王太古同宿商岳天道院聽  
其說易儘有好處如改正先天方圖移西北乾一  
置於東南而十二辟卦皆正此一改極有理但陽  
虛陰實之說未免為或者所譏譏之者豈其所學  
過於太古哉女無醜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嫉昔者楊子雲作太元桓譚張衡以為是劉  
歆以為非從古如斯何況於今我輩當今之時閉  
門讀書談天地論古今如觀嶺上白雲只可自怡  
悅而已太古乃以易說進呈幾乎得罪蓋以其說  
反先儒也賴有識者回護不然危矣太古遂以此

憤懣而死惜哉

伏羲時未有文字始因河圖洛書之文以畫卦故曰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仰則觀象於天俯  
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蓋不特取法于河圖洛書  
二物而已

劉向父子班固輩皆循孔安國之謬以為河圖授羲  
洛書錫禹如此則伏羲時止有河圖無洛書也夫  
孔子以圖書並言而安國之徒乃岐而二之何耶  
河圖之說自易之外吾於論語禮運見之矣洛書之

說自易之外他經無所見也按禹貢但言導洛不  
曾言出書果有書則禹孔言之矣孔安國註洪範  
乃謂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  
至九禹遂目而第之以成九數吁以洪範之九疇  
認為洛書則中庸之九經亦可以為洛書矣何其  
謬哉

關朗以五十五為河圖四十五為洛書亦循安國之  
謬劉牧以兩易之以謬攻謬耳

天一至地十凡五十五此五行生成數也孔子蓋未  
嘗指此為河圖洛書

戴九履一之數凡四十五蘓東坡斷之曰非易數也  
實緯書九宮之數耳子華子言之大戴禮言之乾  
鑿度言之張衡言之彼亦未嘗指此為河圖洛書  
耳

太極圖五行下一圈註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下  
一圖註云萬物化生此男女謂乾坤所生之六子  
乃日月風雷山澤非人之男女也若以為人之男  
女則人之男女僅能生人豈能生萬物也哉

周濂溪太極圖註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化

生而變化無窮焉此循序而言也遡而言之則曰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始  
則無極終則無窮故又舉易以結之曰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篇首一句以  
無極太極並言終篇則以無窮與無極對說辭意  
前後甚貫穿人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反終而知所  
以死則知周子之所謂無極無窮今人讀太極圖  
說但看無極而太極兩箇極字竟不問無極無窮  
兩箇無字何耶

邵康節曰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

愚謂論理則濂溪無極無窮之說最好論氣形則  
康節有涯無涯之說亦好合理與氣形並言斯明  
備矣

漢張衡曰八極之微徑二億二萬二千三百里南北  
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  
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  
數用重鈞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  
一寸得之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  
宙之謂也張衡蓋以天之在上為宇地之在下為  
宙尸子則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淮南

子亦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曰宙愚以俯仰之間言之地居天之中夫地之上皆天也仰觀之則蒼蒼無極地之下亦天也俯察之則窈窈無窮四表皆然是之謂宇以既往未來言之自昨日前日去年前年十年百年千年千古萬古萬萬萬古浩浩無極自明日後日明年後年十年百年千年千世萬世萬萬世綿綿無窮是謂之宙夫人之生也寓形宇內宇內之事可得而見者且不能盡曉何況自天地開闢萬萬古以至於今歷所不能算又焉能究極其始哉既不能究極其始而欲窮竟其

書經卷之二  
終厥亦難矣春秋緯謂開闢至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十歲吾固未之信若邵康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數吾亦未敢信以然也

先儒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愚謂堯舜禹三聖相授守一道故皆以寅月為歲首湯黜夏命故不用寅而撓先一月用丑周革殷命故不用丑而撓先一月用子不過定一代之制而於是月授群臣之朝賀所以新天下之耳目覘人心之從違耳秦之繼周朝會不用子而用亥豈有他哉



只是撓先一月而已不然何以寅而丑丑而子子而亥耶唐子西嘗闢三統之說矣然不究古人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之本意但力辯殷亦用寅而不用丑蓋謂建子尚有謂建丑實無謂却不思秦建亥是又何謂耶

漢高祖承秦之制而不改正朔至武帝造太初歷始用寅月為歲首新莽曹魏明帝皆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愚謂三代歲首惟夏遵堯歷為正若子若丑若亥四時皆不正此孔子顏子所以皆有取於夏時也

二十四氣之名義鄙陽洪氏有說齊節初衍而正之云十月純陰屬坤非無陽也陽生於其中故謂之陽月自小雪積至大雪則已滿十五分矣老陰始怒欲拒其來故堅冰地拆易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正此時也逮冬至則陽已戰勝而復矣小寒十二月節寒則陰慘矣不在十月之前而在十一月之後者陰陽進退各六位象卦之六畫下二畫地位中二畫人位上二畫天位陽長于下陰為所迫漸出地上所以為寒故臨之一陽長撓及半則曰小寒臨之二陽其體已完則曰大寒醫書言人寒

脉洪大陽在內故也春蠢也蠢乃蟄虫始振之義  
立謂太史奉天子命而立之歷也立夏立秋立冬  
亦然雨水之雨與詩雨我公田之雨同當讀為去  
聲前或雨雪雨霰天地既泰則雨水而已古歷於  
雨水驚蟄易次非也合從今歷月令於二月言雷  
乃發聲蟄虫啓戶驚蟄之謂也春分與秋分皆以  
晝長夜短適平而得名清明三月節屬大壯則五  
陽盛矣天地間陰氣消且盡安得不清且明哉故  
晉人亦於三月言天朗氣清穀雨之雨亦讀為去  
聲謂農播百穀如雨之雨於空中也夏假也假大

也猶書言滿假崇邱言萬物之高大是也立夏四月節六陽已極易乾上九爻傳曰盈不可久謂其滿也陽言小滿陽極而陰初生也漢時以芒種後為大滿後世歷者改之戒其亢也芒種五月節種字從去聲謂老農云秧根過芒種生數輒倍此固種之所以芒也周禮稻人草澤種以芒種從上聲讀謂種之芒者稻麥之類也與此異義至極也堯典云日永日短夏景晝六十刻冬景晝四十刻蓋永與短之至極也暑生于陽之燥醫書云人暑脉微弱陰在內故也小暑大暑義如小寒大寒觀彼

可以知此彼屬臨此屬遯也秋擎也擎斂也萬物  
皆收斂就實故堯典言西成六月為伏稚金畏火  
之炎而伏也立秋則金氣伸矣此火所以返其故  
處也天地間無兩大之理昔也金伏今也火伏理  
固然爾張行成曰母生處即是子生處未為中央  
土土生金而水已肇矣火安得不病易言致役乎  
坤正立秋後也致如致事之致亦處暑之義坤土  
生金至秋則旺金白故露亦白易曰巽為白巽入  
也又為風風入露為霜入雨為雪入水為冰其色  
皆白本於金也四時皆有露獨秋稱白生金門矣

氣冽曰寒陰伏地下為寒泉陰浮地上為寒露詩  
云白露為霜寒所致也月令霜始降乃命有司曰  
寒氣摠至民力不堪然則霜降以寒邇冬終也故  
終字之半為冬冬言歲終也立冬十月節小雪十  
月中是時天將雨雪而未至乎口水始冰而未壯  
地始凍而坼較之十一月大雪則有間矣

十月小雪而言小春何也曰此亦十月而陽之義是  
時霜晴日暖則桃杏發榮亦有春色故謂之小春

書齋夜話卷之二

書齋夜話卷之三

林屋山人俞 玉 玉吾

井泉冬溫夏冷何也曰知渾天之說則知之渾天者何天體渾渾淪淪如雞卵狀地在天中如雞卵之黃也知渾天之說如此又不可不知天輪之斜轉太陽之遠近與夫南北二極之高下黃赤二道之偏正豈一語所能哉天有南北二極在北而高者曰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如杵柄之倚壁在南而下者曰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如杵柄之着地天有黃赤二道赤道橫絡天腹正當南北二極之間

黃道斜絡天腹上偏於赤道之北而近北極下偏於赤道之南而近南極赤道之在天也上偏於南下偏於北黃道之在天也正當地之東西上下故又謂之中道仲夏之日晝在人之頂上夜則偏于北仲冬之日夜在人之足下晝則偏于南蓋因天輪之斜轉也日行常在虛空中謂入水者妄也謂入地者尤妄也人孰不見午時大明當天高懸於太虛去地遼絕如此不知朝夕出沒于東西皆在虛空中去地遼絕亦如此夜半子時去地遼絕亦莫不然但人處地上不能見之耳隋書謂日入水



而所徑焦竭甚可笑也日之行於虛空晝夜不離  
乎黃道黃道者天之黃道也如隋書所云則黃道  
不在天而在水中矣抑何不思之甚歟夫日行黃  
道譬之絲纏緯車纏向上則如仲夏之日纏向下  
則如仲冬之日纏於中則與春秋二分之日同春  
分之日出卯入酉而晝夜均漸漸向北則日晷漸  
漸長逮仲夏出寅入戌則長之極矣故曰日長至  
更不北矣故曰日北至秋分之日亦出卯入酉而  
晝夜均漸漸向南則日晷漸漸短逮冬至出辰入  
申則短之極矣故曰日短至更不南矣故曰日南

至天之北陸晝夜所以有長短者實因天輪之斜轉也天輪惟其斜轉是以日行黃道有冬夏遠近之殊也夫春秋二分日在黃道之東西則與地之東西正相伍又當赤道之交處無南北高下之偏是以寒暑平日行南陸時偏於赤道之北隨天輪轉而至午則去北極近太陽之氣直射於地是以口熱日行北陸時偏於赤道之南隨天輪運而至午則去南極近太陽之氣不射於地是以寒冬者夏之反夜者晝之反知夏之晝則知冬之夜矣知冬之晝則知夏之夜矣仲冬泉井所以溫者夜半

之日正在地底空虛之中而太陽之氣蒸於下也  
仲夏井泉所以冷者夜半之日乃在地底空虛之  
北而太陽之氣去地遠也天雖高地雖厚日雖遠  
蓋可以理推理在是則事事物物皆可推之以理  
豈但井泉之溫冷哉

邵康節曰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為陰故二氣者  
一而已矣朱晦菴曰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  
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陰生愚謂天地間陽  
氣即太陽之氣凡太陽不及處便是陰非別有所  
謂陰也請以四時觀之春秋太陽去地遠近均故

寒暑平夏則太陽在天之頂上直射於地故熱陰  
雨則稍涼冬則太陽在大海之南去地遠故寒雨  
雪則極寒四時之溫涼寒暑蓋皆由太陽之遠近  
而然也更以晝夜觀之盛夏則晝熱而夜稍蘊隆  
冬晝寒而夜尤甚者太陽晝則見夜則沒而不見  
也

人之生也氣在內而體溫死則氣絕而體冷溫者陽  
也冷者陰也本亦一氣耳陽盡則為陰也

陽入陰中陰入陽中則見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不  
見是以人之呵氣盛夏不見隆冬可見冰之見日

隆冬不氣出盛夏則氣出

邵康節曰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愚謂黃道之南北遠近不同故日月所行冬夏不同黃道之東西遠近皆然故日月所行春秋皆然若獨論月行之進退長短則一月之間具日行口年之二至二分月行蓋一月一周天也康節所云不過仲夏仲冬望日之月耳

新安王晦叔曰以周天度數分配十二宮過宮各有分數百抄為分百分為度歲必三百六十五日令三時而交春是合周天之度月必三十日令五時

而交節是合一宮之度

一日百刻以十二時分之每時八刻十二時計九十  
六刻餘四刻安在或謂散在十二時刻之交或謂  
只甲丙庚壬四時此二說孰是曰皆非也其實歲  
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故歷家立此百分  
之法則其餘四分之三為二十五分蓋易于布算  
也

堯典云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今  
不閏之年止有三百五十四日何也邵康節曰期  
三百六旬有六日去日之餘盈六則月之餘縮亦

六若去日月之餘十二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乃日之行數也

歷法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何也曰一年有日月之餘十二三年則三十六而贏六又二年二十四而虧六以三年之贏補二年之虧故又閏也

冬至後餘一日則知來年閏正月餘兩日則閏二月餘十二日則閏十二月若餘十三日則不閏

東漢書云至朔同日謂之章一章七閏凡十九年是年閏必十月是以至朔必同日此定法也咸淳庚午歷官誤閏十一月而是年至朔不同廷臣劾之

旋復改正後十九年為至元己丑閏十月而至朔  
同日又後十九年為至大戊申亦當閏十月而至  
朔同日乃閏十一月而至朔不同日其誤與咸淳  
庚午同不知此後十九年丁卯為閏復何如也周  
禮有保章氏至今歷官稱為保章者正為十九年  
至朔必同日而不差也不然何以取其為保章也  
哉

禮運云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  
二管還相為宮也蓋謂五聲迭奏更相為宮猶五  
行運轉更相為始也夫一年有十二月每月有一



管十二管應十二月每各有宮宮商角徵羽非但  
角屬春徵屬夏也且以黃鐘一調言之有黃鐘宮  
黃鐘商黃鐘角黃鐘徵黃鐘羽他調皆然總而計  
之有六十調

鄭康成曰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  
也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  
徵清也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  
以其濁次宮也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  
屬水者以其最清者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  
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也

宮商角徵羽乃五弦相並之序宮徵商羽角乃五弦相生之序

周禮祭不用商觀大司樂可見至於佩玉亦不用商觀玉藻可見先儒謂有殺伐之意故不用或謂樂以和為貴商屬秋而悽愴故不用或謂周木德商金音不用者以其金克木也

或問朱晦菴曰周禮不用商聲何也曰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聲愚謂宮商角徵羽此聲也聲成文則謂之音如奏商調當以商聲結尾其間五聲迭奏仍舊皆用若單用一聲而不用四聲相和則不成

音調矣

詹元善教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壓人音律  
如關雎按關字之聲作調七月按七字之聲作調  
失之拘矣朱晦菴深不取之愚謂樂之有調大概  
與詩之押韻相似琴調中呂以散三挑俱作挑為  
宮一六皆與三應當按第十徽挑第六弦散打第  
三弦以本聲結尾或散挑三次按十勾一亦可不  
然則如詩之落韻也

司馬溫公論本朝樂以為無徵朱晦菴曰不特徵無  
角亦無愚謂琴無角調而寄於徵所謂徵者乃是

商又非徵也以徵為商以商為徵混淆久矣

俗譜徵調關雎非徵也乃中呂之商耳愚嘗依此調作關雎詩譜一篇又為宮商角徵羽調名一但成一調其餘四調皆以次相挨而成音節順平而諧婉初不費力此禮運旋宮法也若傳弦而為二十五調亦可

周南召南二十四篇與鹿鳴皇皇者華之類予以中呂商調作譜離騷九歌以應鐘羽調作譜調雖不同其節奏則皆旁通蓋亦旋宮法也

予向以赤壁賦舊譜不叶律遂用應鐘商調作譜嫌

其音鬱不暢改用中呂羽調皆旋宮法也

隨萬寶常得旋宮法應手成曲無所凝滯今人不知旋宮之法遂指定琴之第一弦為宮二為商三為角四為徵五為羽以因慢三為慢角緊五為蕤賓誤矣殊不知今之五調乃中宮之五調中呂以三為宮非角也四為商非徵也五為角非羽也六為少徵非宮也七為少羽非商也彼自不察爾夫既以二七為羽乃指二為商何耶

朱晦菴琴書用旋宮法極論五音六律之原越州徐南溪琴統玉譜二書糾俗譜之謬蓋祖晦菴之說

近見江西閔節夫琴說亦論音律但正乎中呂五調而已

予勿疑諸弦隔一之應皆在十徽獨第三弦在十一徽初不知其為中呂之宮也問諸琴師皆無說家姑丈張東洲諱炳炎咸淳辛未及第其父諱肖說為大理評事時嘗與徐南溪論琴得南溪所著琴書東洲公盡以遺予遂得其說蓋與晦菴答吳元士之說同

書云聲依永律和聲樂記云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得一作德音春秋左傳云穆姜擇羨櫝

為頌琴杜預云頌琴猶言雅琴愚謂琴之稱雅頌  
蓋因弦歌雅頌而得名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  
至漢高祖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口講誦習禮樂弦  
歌之聲不絕魯乃聖人禮義之邦漢去古亦未遠  
故弦歌之遺學猶存也

孔子以詩被之弦元是聲依永如蘓東坡醉翁吟乃  
是永依聲古人鼓琴先有辭乃成曲後人鼓琴先  
成曲乃有辭或有曲而無辭或成曲而旋撰其名  
問之則曰我彈意却不知所彈者何意也有辭乃  
有意既無辭何意之有彼所謂意不過桓譚之繁

聲鏗鏘而已

予十三歲時初學亞聖操怪其辭甚偶欲改之未能也後十年改以論語集句亦不過永依聲耳

歸去來辭舊譜宮不宮羽不羽琴士商碧山將北遊求予改遂以中呂羽調作譜又作蘭亭譜亦用中呂羽調其法先作結尾一句次作起頭一句此二句定則其餘皆應而成此則聲依永也

琴史乃元豐間吾鄉樂圃先生朱伯原所作也審調篇云古者推律以立均依均以作樂故十二管旋相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於八音著於歌



頌而作樂之能事畢矣夫琴之為器也律呂備焉  
八十四調存乎其中三代之時士君子舉知樂度  
之而立曲拊之而成文則八十四調之音皆可以  
知而鼓之惟其意之所之耳自漢而下舊音畧存  
而傳習者猶患不及况周知均調哉唐人有言琴  
通三均蓋其所知者止三而已其九均之音豈有  
不通遭亂湮沒世莫得聞也夫周之曲至漢而存  
者鮮矣漢之曲至唐而存者希矣唐世所傳今人  
亦有不能者去古浸遠而浸遺亡也近世從事於  
此者甚多徒能紀其拂歷之數作為繁聲淫韻以

悅人之聽而已聲歌篇云古者弦歌有鼓弦以合  
歌者有作歌以配絃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  
依永律和聲此典樂教人之序也以聲依永則節  
奏曲折之不失以律和聲則清濁高下之必正惟  
達樂者為能弦歌耳孔子之刪詩也皆弦歌之取  
其合於韶夏凡三百篇皆可以為琴曲也至漢遺  
音尚存者鹿鳴騶虞鵲巢伐檀白駒而已其餘則  
亡文中子嘗憫時之亂鼓蕩之什世所不傳而能  
鼓之可謂知樂也已近世操弄皆無歌辭惟繁聲  
以為羨其細調瑣曲雖有辭多近鄙俚適足以助

謹諱而已伯原諱長文登嘉祐進士第與文正范  
公同時

書齋夜話卷之三

書微麻語卷之三

難於所予則氣難身文公嘉祐與士澤用文正

閱時

書齋夜話卷之四

林屋山人俞玉玉吾

桓譚少好文見楊子雲工賦頌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董遇曰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愚謂少年時果能如董遇所云則聖經之義何患乎不通果能如楊子雲所云則為文何患乎不工

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予矻矻三十年周易集說方脫藁初十年自以為了次十年心目俱亂後十年黑白始分思之力也其初未嘗不思思之

不審耳

先儒作文皆有所本何謂本六經是也試畧舉東坡  
之文言之如祭統云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  
善歸之天子東坡喜雨亭記乃云太守不有歸之  
天子天子不有歸之太空其說蓋本祭統又如樂  
記云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  
至而人化物也東坡王君寶繪堂記乃云君子可  
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其說蓋本樂記  
有學詩於黃山谷者山谷云公治何經且熟讀經書  
其人未達退而問人有答之者云不明經旨則不

識是非不知輕重何以為詩

李挺之語邵康節云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程伊川曰古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蓋文章之學即科舉之學訓詁之學即義理之學儒者之學即性命之學性命為上物理義理次之科舉之學末也學吟詩又其末也

張子韶曰學者專意時文不知研窮經史則舉業之外叩之空空如也亦可恥也前輩謂久不以古今

灌溉胸次試引鏡自照面目必可憎對人語言無味正此謂也

予幼習科舉之學十六歲而三場粗通輒應咸淳癸酉鄉貢進士舉嘗手編省監時文校選粹賦格前六韻編造句幹意後兩韻與論策皆編立之說主意并字面乃今思之儷花鬪葉破碎大道雕蟲篆刻小技而已然當時以此取士為士者蓋不得不然也

三場時文雖拘以格律然亦套括之學耳其功全是編節猶記作勸學講議如何論破題云以吾儒分



內之事而致勤上之人勉焉亦可以自媿矣蓋倣  
上庠孝宣舉廉得貞論其破題云以士大夫律已  
之常而致勤人主之責口可以觀世變矣予用其  
主意用其字面又用其句法鄉先生陳通齋云子  
之文何其妥且熟也予以實對通齋亦云一年編  
節可敵十年讀書功夫近日學者無所用心皆學  
唐詩予語生徒云欲工唐律須編唐人諸家詩苟  
能觸類而長之當有脫胎換骨之妙如四六之學  
亦然不然不能進也

司馬溫公自言不善四六或謂其倦於屬對非也四

六多獻諛失寔故溫公不肯為之耳

屬對雖小伎然亦不易如三才天地人四詩風雅頌  
四時春夏秋冬三德剛柔正直迅雷風烈烈風雷  
雨絕地天通通天地人夫子天尊大士頭上不同  
官家宦者宮人身中各別皆以為切對又如劉蕡  
下第我輩何慙雍齒且侯吾屬無患勸君更盡一  
杯酒與汝同消萬古愁娶妻不用求良媒書中有  
女顏如玉有名何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是碑古  
今未嘗無對但我輩讀書不多尋思不到爾至如  
街談巷語亦莫不有對良將手下無弱兵死人身

邊有活鬼老手舊臍膊窮嘴餓舌頭胡猕入布袋  
鮎魚上竹竿皆巧對也

駢四儷六抽黃對白自是一家之學向之習舉業者  
皆不暇及此然有時乎應用則又不容不為之予  
元貞乙未自吳江回復入王本齋書院有一劄謝  
本齋之叔中齋宣尉起聯云棟盡寒枝常嘆秋鴻  
之獨往還尋故壘何如春燕之相依本齋姊夫黃  
春谷語云子嘗謂不善四六此聯並用古語而又  
切當何也予對曰平生於此甚踈偶然有此聯耳  
蓋實說也小女許嫁束敬齋總管之姪予回敬齋

禮書云喬木森森想園林之如舊天桃灼灼喜男女之及時句雖不工東氏所居乃予故廬也因以語生徒云大抵應用之文須是切當不切當雖工亦奚以為作詩亦然

唐人鷺鷥詩中間兩聯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叫晚秋時雖掩其題目皆知其為詠鷺予疑秋字當作烟字尤切當蓋相失於晚烟中是以相叫若晚秋相叫則無意味矣

嘗記詩壘元戎云尋常一樣垂楊柳種入宮牆自不

同杜北山變之則為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  
便不同孔方平云楊柳不遮春已斷一枝紅杏出  
墻頭又如朱希貞云佳人不耐冷重疊著春衣僧  
北礪云漁翁不耐寒重沓著蓑衣後作皆響於前  
作

杜少陵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疑夢寐晏小山之詞  
乃云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談者但  
稱晏詞之美不知其出於杜詩也

文子云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  
欲也賈誼過秦論末句蓋用文子語

京房云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王羲之蘭亭詩序  
蓋用京房語又如絲竹管弦四字陳遜齋謂其重  
複蓋亦用漢書語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絃他  
如死生亦大矣放浪形骸之外齊彭殤為妄作皆  
用莊子語

黃山谷云凡為文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  
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  
語爾古人之能為文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  
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范文正公鑿賦中間一聯云陶家甕裏釀成碧綠青

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徵羽予初作海牒詩云生  
以鰕為目來從水母宮堆槃凝凍結停筋便消融  
瑩淨玻瓈白爛煇瑪瑙紅酒邊嘗此味牙頰響秋  
風句雖麤率響字蓋從范公麤賦中來

昆陵向簡齋韓公桂咸淳末為無錫宰每酒酣即嘆  
詠上庠乾為園賦送聯云惟其不園乃所以見其  
園機得園機而與語至元戊寅長洲縣學堂試儒  
游六經道最高賦簡齋代其子作一篇懷其卷問  
予云汝第二韻押甚麼字予對曰押最字云道非  
百氏之所侔高惟此最蓋用上庠乾天下之至健

押至字格又問第四韻如何形容最高予對曰非  
天之天不可階而升非墻之墻得其門者寡羨難  
幾及誰居孟氏之右登必自卑皆出子思之下又  
問第七第八如何發意予對曰第七句繳句云此  
道學愈高歷更世道之萬變蓋人心之中自有聖  
人之六經蓋做上庠六經統天地之心第七韻發  
意第八韻迭聯云惟其不自高所以見其最高深  
造六經之道閻蓋依叔丈酒邊見教乾為園之格  
簡齋撫予背云可惜可惜早生數年定當博一領  
青衫予亦自謂我生不辰惟有長吟老杜詞賦工



無益之句以浩漢而已

窮措大常談云時文熟便著綠猶漢時謂明經取青  
紫然有一生勤苦而無成名者是有命焉不可幸  
而致也或疑兩人同試而甲之文工於乙反被黜  
乙之文不如甲反中選何也殊不知考試官每房  
分若干卷限定各取幾名甲所以被黜者文雖工  
更有高於甲者蓋分於某房衆好卷之中也乙之  
文雖不如甲幸而分於某房無好卷之中未免短  
中求長是以中選甲勝于乙而被黜乙不如甲而  
中選茲非命也夫

先師紀梅臞先生赴咸淳庚午舉自謂必中選而謄錄所失其第三場及揭榜後折席屋有一卷插於芭瓣間乃其第三場策卷也

別之傑赴省試第三場策已寫第一道俄而腹疼挾卷奏廁插卷於廁屋出則徑行不記取卷復回尋之則無矣及揭榜乃登第後累選至四川制置使有邑宰以公事稽緩退至庭下邑宰白云昔者濫登末第幸與公同年輒有一語奉稟公曰得非省闈中事乎曰然乃延入屏後問其故對曰因奏廁見策卷欠第二第三道遂以拙作補足而納之公

曰某一生仕宦皆公所賜公何不早見訪語其故  
遂呼妻子羅拜堂下而語之云生我者父母成我  
者公也於是厚報邑宰□□予嚮見先輩云然惜  
不記邑宰姓名

里人陸蘭坡名逸長予一歲工於論咸淳末郡庠月  
試陸之論每居予前予之賦每居陸後是時教官  
乃三山董先生名師謙咸淳辛未別院省試賦魁  
也陸謂予云子之論自冒頭題下講腹至結尾必  
作四段我則一片成文俾董公畫斷不得予亦云  
子之賦自原韻至八韻皆用賦樞我則不用皆弄

書齋存詩四  
巧也子嘗對蘭坡云論縝密吾不如子蘭坡亦對  
子云賦工緻吾不如子彼此相觀而善自科舉之  
學廢後生晚進皆矜已傲物吟數句詩便以為高  
於李杜寫數行字便以為自過於羲獻是可笑也  
亦可憐也笑之者何笑其小器易盈也憐之者何  
憐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昔在林屋山中寄橘入城與先師紀先生問月試折  
榜如何先生答云策第九名賦亦在前列雖小試  
亦見斯文之驗也更勉旃則不患不成子是時方  
年十八雖在擾攘間未嘗一日輟筆後三十年偶

閱故篋見先生手帖遂裝成小軸孟能靜于曉山  
滿梅月張月心諸公皆有題跋梅月今又為古人  
矣予近年假館江村離群索居獨學無友惟以易  
說自娛屈指城中先輩能有幾人良可為之太息  
至元間嘗為道友作元牝之門賦朔晦之間如何論  
對策問丹經之疑雖文場掃地之餘聊此作丹學  
之三場以見窮措大疇昔燈窗刻苦之末伎爾連  
江術者林復齋抄予賦往嚴州呈何潛齋潛齋終  
篇批點與一道者後數年蜀人向玉窗自湖南回  
吳云渾州見一道者誦子之賦矣問其全篇何在

乃秘固以為竒貨可笑可笑愚曰近在饒州時有  
紫極宮道士取予此賦予即手書以贈之彼亦見  
示一賦忘其作者姓氏朋友間聞一好說話得一  
好文字彼此而相與亦是樂處吾知渾州道者必  
無此樂也或問朱晦菴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程子為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何謂以善  
及人晦菴答曰如傳得師友好說話好文字歸與  
朋友亦喚做及人好有好說話得好文字緊緊藏  
在籠篋中如何做得及愚謂近來有一等朋友見  
人有好文字必設計取之乃若自己聞得些善言

則緘默而不肯語人寫得些好文字則藏而不肯示人鄙哉鄙哉誠可惡也

予幼愛雜覽聞朋友間有奇書異傳必告借抄錄以至忘寢食而成疾忽一日先師與先人書封鎖其書厨止留經文與先儒性理之書省監時文在外自此不敢雜覽惟專心舉業業成而時異事殊平日勤苦竟為畫餅因思顏駟對漢武帝曰先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時不我逢奈之何哉

德祐喪亂之餘我輩無所用心但閉門靜坐讀易而

已近解后黃淵道閒話月試賦題出天地數五予  
不覺技癢遂破云理寓乎數陽竒者天地有五以  
合也位相參於自然再破云數焉有十五者為陽  
五者為陰兩而配諸一則曰天一則曰地淵道曰  
諸卷並無此作蓋天數五地數五凡兩五以為一  
五則非易之旨矣易題最難下筆其造語用事自  
是一樣格調非知易而精於賦者不能也文章天  
下之公器安可誣也因語淵道曰予自此賦絕筆  
矣徒費思作此無用之文不若留氣以煖臍也淵  
道曰選場開則有用矣予笑曰何代無美錦但恐



後來花樣翻騰別有新製耳有如我輩陳人之陳  
言決不復用也淵道亦以為然淵道閩人也今亡  
矣竊謂義熙遺老貞元朝士一日無一日至元間  
學官有如淵道者今亦落落如晨星之稀悲夫

書齋夜話卷之四終